

§ 昔蘭尼之旅(1)



§ 01 楔子

昔蘭尼(Cyrene)在克里特島南方約 550 公里的北非大陸上，是希臘的城邦，此時 547BC 是由巴圖斯王朝(Battiad Dynasty)統治的獨立王國。

作為希臘在北非的飛地，它是希臘文化、埃及文化和當地利比亞文化交匯的前沿。



此時的昔蘭尼是一個建設中的城市，城市裡會充滿施工的場景，人們在用石材興建重要的公共建築，但許多設施仍顯粗糙。

§ 02 十日航程

秋天的海面乍暖還涼。

畢達哥拉斯從克里特島東南港口啟航後，船隻朝著昔蘭尼方向緩緩遠離歐羅巴的影子，天邊一抹橘紅斜落在伊達山稜線上，像最後一次的祝禱。

第一日---風的靜默

風神曾現身於伊達山巔，但此刻海上卻意外無風。

海面平得像一道深藍的鏡，船帆垂落，船員以槳力代之。

夜幕一落，海中竟傳來深沉而連續的嗡鳴聲，像是遠古巨獸在海底緩緩翻身。畢達哥拉斯站在船頭，聽著嗡鳴迴盪於海洞之中，心底微覺不安，卻又像在聽一首古老的歌。

第三日---霧島與燃火的殘骸

清晨，濃霧如乳，海面上一座島影若隱若現。

船員低聲議論那是不在地圖上的「移動之島」。

越靠近，越能看見島邊漂著焦黑的木屑——似乎是數日前才遭雷擊的船隻殘骸。島上卻不見任何人跡。

畢達哥拉斯上岸探尋時，忽然感到背脊一陣冷意：森林深處傳來一聲清脆又細碎的咯咯笑聲，如孩童，又如某種模仿者。

他未深入，選擇立刻返回船上。

當船離岸時，那聲笑再次飄來，這次卻近得彷彿就在他耳邊。

第五日---風暴之前的異象

黃昏時，有一支被海藻纏繞的空木舟從浪間飄來，船上刻著昔蘭尼的符號。

畢達哥拉斯檢視木舟，卻在船底的暗處看見幾道粗糙的刻痕，像是某人匆忙刻下的警語，但字跡被海水侵蝕難以辨認。

夜半時，海平線閃現奇怪的暗紅色，像遠方有一座火山在夜空下呼吸。

船長大喊必有大風暴，命眾人加固桅杆。

第六到七日---風暴之眼



風暴如突然甦醒的巨靈。

海風怒吼，巨浪高到要吞下整艘船。

畢達哥拉斯在甲板上感到一股熟悉的力量撐住了船帆——那是他在伊達山巔受過祝福的風精靈，守護著他與船員。

這場風暴持續整整一日一夜，最後在第七日清晨

平息。

天空洗得乾澈透明，船員們正想感謝諸神時，遠處傳來一聲低沉、悠長、穿透靈魂的鳴叫，海面下卻緩緩浮起一隻長逾二十步的灰白海獸，其背部閃爍著點點藍綠色的生物螢光，宛如將星空複製到了海面上。牠沒有攻擊，只在他們船旁靜靜游過，像是檢視，又像是告別。

水手們驚恐萬分，認為是海神顯靈或太古海獸「忒爾菲斯」現身，紛紛跪地祈禱。

第九日---昔蘭尼前的歌聲

遠方出現北非海岸線的影子。

就在此刻，從海面吹來一段奇異而悠長的旋律，似人聲，又近乎風吟，像在迎接某個預言將至。

船員皆露出畏懼表情，但畢達哥拉斯只是靜靜聽著，那旋律中似乎藏有他無法言說的熟悉感。

第十日---抵達昔蘭尼

當船隻靠岸於昔蘭尼的石港口時，晨光穿過雲縫，像把一切陰影都封住在身後。

畢達哥拉斯踏上陌生土地時，還能感到海風中殘留的那段旋律，像在提示：這趟旅程並非單純的航行，而是某種力量正在引領他走向下一階段的命運。

§ 03 昔蘭尼的香

大海在晨光下呈現深靛的色澤，像是一卷從遠古卷來的絲綢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船首，披風因利比亞的晨風而微微鼓起。

他已航行十日，自克里特出發，在海上聆聽潮息與星辰的脈動；如今，昔蘭尼的山坡在地平線上顯現，就像從雲霧中浮出的青銅城。

昔蘭尼城邦背靠高地，面向大海，以階梯狀的地形層層升起。

最先映入眼簾的是阿波羅神殿的白色立柱——尚不似後世那般雄偉，但已氣勢初具，柱身在晨光中若隱若現，如神明在等待遠行者歸來。

靠近岸邊時，海風忽然變得乾燥而帶有些微香氣。

船員們說那是昔蘭尼茴香 (silphium) 的味道——昔蘭尼的黑金、世上唯一能在乾岩中孕育生命的奇草。

畢達哥拉斯閉上眼，嗅出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辛香：像溫暖的樹脂、又像重生的青草。他知道，這味道就是吸引希臘世界無數冒險者、商人與醫師來到這片海岸的原因。

§ 04 利比亞的風

他踏下船的一瞬，利比亞高原的風便迎面撲來。

這風比愛琴海粗獷，帶著沙礫，也帶著一種乾燥的自由。

在港口迎接旅人的是昔蘭尼的市集。

攤販們喧鬧地叫賣，皮膚被太陽曬得黝黑的利比亞人與希臘殖民者混雜在一起；羊皮水囊、陶罐、野蜂蜜、橄欖油、礦石，全在這裡交錯。

還能看見遠自埃及來的商人帶著紙草卷與亞麻布，而來自地中海彼岸的腓尼基人則販賣染料。

畢達哥拉斯在喧鬧中前行，卻感到一種奇妙的靜寂。

他知道，有些事物正在呼喚他——不只是一個城邦，而是一片帶有古老智慧的土地。

§ 05 茴香民的低語

市集外，一位利比亞長者正在分辨剛收割的茴香。

草莖呈金綠色，切面滲出乳白的汁液。

「旅人，你從何而來？」長者問。

畢達哥拉斯：「薩摩斯。」

長者點點頭，把一枝茴香放入他的手中。



「昔蘭尼的命脈在這裡。」他說。「它讓我們痊癒，也讓我們爭戰；它使我們富足，也使我們易受覬覦。你若在此停留，不妨記住這味道。」

畢達哥拉斯低頭看著這枝草，心中浮現一種莫名的宿命感。

像是某種知識、某種力量正在這片荒原等待他。

§ 06 阿波羅之丘



午後，他沿著石階走上昔蘭尼的高地。

此地的山坡起伏柔和，岩石呈淡金與灰白的紋理；風穿過由柏樹與野菊連成的坡面，像是風神在草海上刻下節奏。

當他抵達阿波羅神殿的外圍時，陽光正穿過柱列，落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如同規律而神秘的線條。

一位年輕的昔蘭尼祭司迎向他。

「遠方來的行者，你的步伐似乎與這座城的風調一致。」

畢達哥拉斯微笑：「我來尋訪智慧。」

祭司指向神殿後方的山道。

「那麼你應該去見泰奧蘭特（Theorantes），他常在上方洞窟冥思。許多人說他能聽見阿波羅的不同聲音。」

畢達哥拉斯俯瞰城邦。

海在遠方閃著亮光；田野中的茴香林宛如金線；高地上的空氣清澈得像能聽見神祇的呼吸。

他明白，這不是旅程的終點，而是某種啟蒙的開始。

他向山道走去，步入灼熱的利比亞天空之下。

後記：

1. 羅盤矢車菊(Centaurea)：這種珍貴的藥用植物是昔蘭尼最重要的出口產品和財富來源。它的貿易在當時已經非常活躍。



昔蘭尼茴香 (silphium) 是昔蘭尼最重要的出口產品和財政支柱，為該城帶來了巨大的財富。其價值堪比黃金，通常按同等重量的白銀進行交易。

具多種醫療效果且是頂級調味香料。由於其強大的避孕/墮胎效果，昔蘭尼茴香與性、愛情和生育控制產生了緊密聯繫，它被認為是獻給愛神阿芙羅黛蒂（維納斯）的植物。

目前已經絕種。

2. 納豆膠與馬匹：這些特產的生產和貿易也已經是昔蘭尼經濟的支柱。
3. 昔蘭尼現在叫做沙哈特(Shahat)，位於利比亞的綠山省。

是利比亞最重要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考古遺址之一，擁有包括阿波羅神廟、宙斯神廟、劇場、浴場、噴泉等在內的宏偉遺跡。

昔蘭尼考古遺址於 198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